

新悦读-  
书坊



西门媚 | 著

我  
爱  
你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新悦读—  
书坊—



西门媚 | 著

我  
爱  
你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说我爱你 / 西门媚著. —北京 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 
2011. 1

ISBN 978 - 7 - 5068 - 2297 - 8

I. ①说… II. ①西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50096 号

责任编辑 / 游 翔

责任印制 / 孙马飞 张智勇

封面设计 / 周周设计局

出版发行 /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: (010)52257142(总编室)

(010)52257154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: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87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
印 张 / 17.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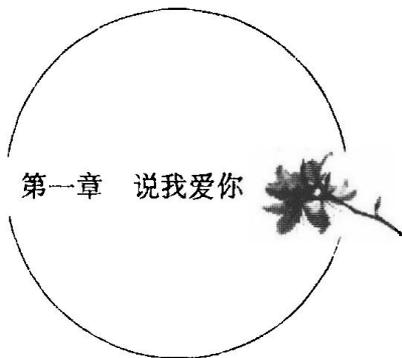
字 数 / 212 千字

版 次 /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1 第一章 说我爱你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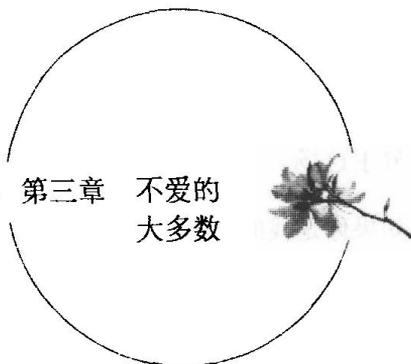
伟大的友谊或者爱情 / 3  
说我爱你 / 6  
爱情，不仅仅是爱情 / 8  
当代艺术的爱情样板 / 10  
听本能说话 / 12  
晦处的避忌 / 14  
如香颂美好 / 17  
借胆求爱趁醉结婚 / 20  
科学闻到爱 / 22  
温暖的老友 / 24  
爱在路上 / 26  
爱情的马太效应 / 28  
做饭所牵涉的主义 / 30  
双生花结果 / 33  
当爱情暗度陈仓 / 35  
此去经年，良辰美景无不同 / 37  
像儿童那样去爱 / 40  
要嫁就嫁四川人 / 42  
每个人都属于适爱人群 / 44

47 第二章 检点我们  
过往的爱情

- 我的爱情理想 / 49
- 检点我们过往的爱情 / 51
- 取名记 / 53
- 幸福是件很私人的事 / 56
- 生还是不生 / 58
- 愿足球和爱情冲昏头脑 / 60
- 闲居读杂书 / 62
- 人生最初的书 / 65
- 重大的轻愁 / 68
- 告别旧照片的日子 / 71
- 爱在通讯时代 / 75
- 爱情礼物学纲要 / 77
- 世界杯的男性之美或人性之美 / 79
- 温暖的物证 / 82
- 吊带的叛逃 / 84
- 误读的焰火 / 86
- 所有的经历都是心灵的养料 / 88
- 归来的激情 / 91
- 他或许是个天使 / 93
- 大作家什么时候开始谈论爱情 / 96
- 忍不住一开口就倾诉自己 / 98
- 绝对娱乐时代 / 101



103 第三章 不爱的大多数



- 除了文艺你别无选择 / 105
- 恐无爱症 / 108
- 中年猥琐男 / 110
- 不爱的大多数 / 112
- 请问姑娘，你的性别 / 114
- 崩溃之年 / 117
- 爱梵高还是毕加索 / 119
- 乳贴的道德 / 121
- 硅胶在思考 / 123
- 与陌生人相爱 / 125
- 花花女子 / 127
- 恋爱平台 / 129
- 脚本佳人，奈何作英雄 / 131
- 恐惧与诱惑 / 134
- 明早醒来是只猫 / 137
- 广告新生活 / 140
- 不得不布波 / 142
- 寂寞如斯 / 144
- 日常之毒 / 146
- 风凉八宝粥 / 149
- 可疑的富婆 / 152
- 以宠爱的名义 / 15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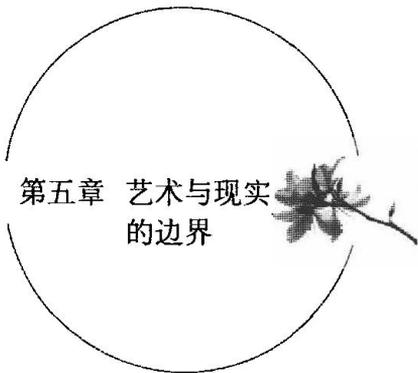


157 第四章 比女权  
更深情

- 比女权更深情 / 159
- 爱与独立才是现代精神 / 163
- 分手这场大突变 / 165
- 如果你是我的女友 / 167
- 八次婚姻或者八次恋爱 / 170
- 以十三岁的眼光 / 172
- 激情与妥协 / 174
- 一个故事的两个角度 / 176
- 雪中，世界合为一体 / 179
- 拿什么做最后抵抗 / 181
- 我的世界杯文学地图 / 183
- 永远的此时此刻 / 185
- 摇滚乌托邦断想 / 187
- 品性、灵性和慧命 / 191
- 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爱 / 193
- 忠告或者废话 / 196
- 最终的负累和堡垒 / 199
- 他们也生于 1970 / 202
- 《我爱问连岳》：烹小鲜如治大国 / 206
- 两个大脑的战争 / 211
- 这个清明 / 217



221 第五章 艺术与现实的边界



迷宫中的马尔克斯或者其他 / 223

艺术与现实的边界 / 226

看行为艺术是件体力活 / 228

比写作更不能成为职业的 / 231

黄桷坪的时间 / 235

发一个标准的呆 / 237

搞笑的面对严肃的 / 239

比西方还遥远 / 242

移动的城市 / 244

彻骨之凉 / 246

心怀野念的人 / 248

建在巴黎街头的农庄 / 250

莎士比亚的影子 / 252

饿着了的幽默神经 / 254

广告使人进步 / 256

周星星，你为什么—— / 258

生命的最后一站 / 261

害羞的女诗人 / 264

精致的法式甜点或日本寿司 / 266

一个勇士的成长 / 269

平常日子的诗意 / 271

从诗歌到时评，以前倾的姿态 / 273

# 第一章 说我爱你







## 伟大的友谊或者爱情

非常喜爱王小波的小说。喜爱他的文字，幽默、智慧，同时男性气质十足，我自己把这种文字命名为性感的文字。也喜爱他小说的意境，以及那种超越凡尘的想象力。

他的小说，我最偏爱的是《黄金时代》，重读此篇对我来说是经常的事，每一次都会读出不同的感受。

正巧这次读它的前一天，和几个女友聊到什么是爱情的问题，我当时有些不同的意见，重读此篇的时候，有些看法就更明晰了。

女友阿明说起另一女子的爱情，讲起爱情如此如此地摧毁掉一个女人的一切，她的尊严，她的生活，而她仍如飞蛾扑火般不顾一切，绝望地和那男子纠缠，甚至不惜用正常人不耻的手段，而那男子早已有了另外的爱人，非常想跟她了断。

几个女友点头附和，她们也认为不是如此的惨烈，哪能算得上真正的爱情。

对此我深表怀疑。

《黄金时代》里的王二和陈清扬开始一直讲的是伟大的友谊。他们不说爱情，说的是伟大的友谊。因为这伟大的友谊是建立在自由、理解、沟通，肯为对方牺牲，这像一种没有性别的兄弟义气，但又因为有了性别的差异就演化得更为复杂动人。

王二说：“在我看来，义气就是江湖好汉中那种伟大的友谊。……我也像那些草莽英雄，什么都不信，唯一不能违背的就是义气。只要你是我的朋友，哪怕你十恶不赦，为天地所不容，我也要站到你身边。”

义气对于我们的社会是个奇怪的东西。一方面正统的教育是要大家大义灭亲，另一方面，大家又向往那种江湖上的侠义精神。

我想到福斯特说：“如果要让我有一个什么信仰，我愿意信仰朋友，如果要让我背叛国家或朋友中的一个，我宁愿背叛国家。”这讲的就是义气。

义气是如此的重要，完全可以拿来当做信仰的。王小波设想的最美好的爱情也就是这种东西。可以为之奉献，为之牺牲，是完全的信任。这种信任只会建立在精神上的高度沟通与认同上。也因此可以认为，如果两人的价值观不同是不会有这种“伟大的友谊”的。

我想起女友普遍推崇的那种爱情，那种鱼死网破的精神，其实说穿了不过是一些自尊心，虚荣心，占有欲等等在作祟，甚至还有更可怕的东西。这两日看香港女导演的纪录片《女人那话儿》，有好几个女人就在镜头前谈到，如果她们所爱的男人抛弃了她们，她们就会祈祷让那男人倒霉，让他们失去他们最看重的东西。

这种私欲，表现出的只是人的更动物的那一面。就算我们每人都不能做圣徒，但至少在精神上应该有些高的向往吧，至少应该尽力在爱的上面高尚些吧。就算无法克制自己的复仇欲望，也应该明白，以前的那是爱情，现在的这些纠缠，这些骚扰只是出于人的本能，而不要宣称这是因为爱情。

看到这些可怕的爱情宣言，就明白以前不能想象的文革期间夫妻互相出卖是怎么回事了。夫妻间还未必一定有爱情，但现在还有许多人会以爱情的名义去做不亚于出卖的事。

我觉得许多人其实对那种超越功利的义气是非常向往的，如果这种情感还是在男女之间就更为珍贵了。要知道，许多人都在讲男女是天生的敌人。

如果男女之间可以超越功利，能够完全信任，完全沟通，由于这种信任可以让你为对方付出一切在所不惜，这就是王二和陈清



扬的伟大的友谊，这就是爱情的最高形式，是人最自由美好的情感。

而这种真正自由的精神，这种无畏的牺牲精神，彻底的担待，正是小说中那代表统治者的团长、人保组等等最害怕的罪孽。

如果信仰爱情，就应该信仰这样的爱情，我相信信仰这种“伟大的友谊”，才会领受上天的赐予。

就像书中的结束部分：

“陈清扬说，那一刻她感到浑身无力，就瘫软下来，挂在我肩上。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，小鸟依人。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，并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都遗忘了。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，而且永远不能改变。”

## 说我爱你

女友小尔对她的儿子说：你要在可能的情况下，尽力帮助别人。八岁的儿子说，我其实一生下来就想帮助别人，只是经常不好意思。

小尔就想到一件事，我们为什么不好意思对别人表达善意？

小尔和我们几个女友讲起这事的时候，每人都想起了一些事情。我们最容易在做我们觉得应该做的事情上怯懦。红桃讲起，她常不好意思在车上让座，因为一让座就会被满车的人注视。

红桃平时给人感觉是个开朗的，无禁忌的女子，但她却会为做一件善事不好意思。

让座于我，倒没有特殊感觉。我却对另一件事情多年了都耿耿于怀。那是在一家新开张的面馆吃面，面馆里只有我一个顾客。门口有一个人非常犹豫，看得出那是一张饥饿的脸，也是一张害羞的脸。我想他是想乞讨一点吃的，看得出来他绝不是一个职业的乞丐。这之前，我采访过一个流落城市，没有讨到工钱，饿了好几天的民工，那表情是相似的。我想，我应该叫他过来吃碗面。就在此时，店里的服务员发现了停留在门口的他，几个人马上扑出门外，把他哄走了。服务员之后殷勤地看着我，因为我是他们第一个顾客，他们觉得他们是为我而做。我当时却涨红了脸，我为自己没能反对他们，站起来，把他叫进来吃一碗面而羞愧。我犹豫了一会儿，终于鼓足勇气走出门外，我想把他叫住，他却早已不在那儿了。这件事让我一直介怀，我想那么一件小事，怎么我就这么难做到，这件事也许对于那个人，是解决几天的饥饿，



也许更是重新树立一点对城市对他人的信心。

我们谈起这些的时候，都想到了对东方人来说情感表达最容易成为难题。

圣经里，亚当说夏娃，“是我的骨中骨，肉中肉。”一位女友在读到的时候就说，呀，好肉麻。她说，换了她，怎么能想象对爱人说什么“骨中骨，肉中肉”？

那东方人怎么说？我想起，有个女友曾经讲过，她不能想象用方言怎么说“我爱你”三个字，她觉得太可笑了。这种论调我不只一次听到过，甚至有人不好意思用中文表达这三个字。他们用英文，特别是写信的时候，签名时写上一句外语的“我爱你”，“你的某某”，这样程式化的文体就掩盖了表达的脸红。普通话的“我爱你”因为有很多文艺电影的范例，所以在恋人的对话中，说一句普通话的“我爱你”要轻松一点，因为这仿佛只是借用了别人的一句台词。

我在北京的时候，有许多同事，都喜欢把“宝贝”挂在口中，搞笑地把熟人朋友都称为“宝贝”，这样，对爱人再称呼“宝贝”的时候，他们就大胆多了。

我们在最需要严肃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好意思，我们就只能以解构的方式来表达。对人人都呼“宝贝”，也就能把爱人呼为“宝贝”。可每个人自己都愿意，自己是爱人唯一的宝贝。

许多人一直不肯对自己的爱人说：“我爱你”，其实自己和爱人都想知道对方是不是爱自己。有的人缺乏表达情感的勇气，偏要强词夺理，说：“真正的爱是不能讲出来的。”我觉得他们心里也一定会歉疚，对爱人的这种歉疚，一定更胜过前面讲过的我或者红桃的内疚。

与其心里一直放不下，不好意思，不如放了胆，对爱人说：“我爱你”。

我口讲我心。这是语言最重要最基本的功能。

## 爱情，不仅仅是爱情

当代艺术不再讲爱情，不再表现美好的情感，它喜欢的是强烈的感官刺激，喜欢的是极端和晦涩，或者符号化的直白。前一阵，到广州，见到老画家林墉。他历经一次大手术，从死神手里逃了回来。此后，他的画风大变，作画为文都更加透彻。说到当代艺术中的审丑追求，他说：“艺术家连美不美都不想一想，真是没良心。知道这个世界没有多少美，才应该表现美。”我就想到了文学，幸好当代文学并不如此。

当代文学不放弃各个维度的追求，这其中也包含了对爱情的描摹和挖掘。而且，爱情这一块，永远在文学中占有着极大的分量，因为这里面最能体现人性。当代小说对爱情的表现，跟传统小说不同的是，它愿意把爱情做更复杂的探讨，从中窥见广阔的世界和深邃的人性。

这对于一个爱文学的人来说，真是安慰。

所以很早我便起了心，记录下那些打动我的当代文学中的爱情，试图梳理一下，这些爱情的类型、方式或者其他，或许，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个世界的变化和恒久。

说到当代小说中的爱情，我认为最应该从巴西作家保罗·科埃略的《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》说起。

这本书未见得是作家本人最好的小说，也更不能说是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作品。但这本书，却是非常典型的一本谈爱情的小说，整本小说只在描写一场七天的恋爱，情节不复杂，但这本小说的影响和动人却是不能忽视的。在巴西国内，从1994年至1996年两



三年间，就印了71个版次。在台湾从1998年至1999年，发行了十余万册。它被许多读者奉为爱情圣经。

小说通过女主人公皮拉尔的自述展开。29岁的她重逢分别十一年的青梅竹马。儿时的男友已经成为神学院的学生，受人爱戴的能制造奇迹的布道者。此前，29岁的她经历了一些世俗生活，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，计划着现实的未来。此时，她遇见了生活完全精神化的男友，在跟随男友布道的几天里，她在世俗生活里沉睡的心一点点苏醒，是被精神和信仰唤醒的，同时，她燃起了炽热的爱情，最终，为了这爱情，她勇敢地去追求。

作家刻画心理的能力极强，所以，在阅读过程中，读者极易进入，恍如自己就是那个从平静理智到激情万丈的主人公。但并不只是因为这点就能打动那么多读者，更重要的是，作家在讨论爱情的时候，也是在讨论信仰，讨论爱情中两个人的精神世界的相交相融。作家提出，真爱，必须有共通的精神信仰作为基础。如果一方放弃，恋爱的堡垒是会崩溃的。

这部完全在讲一个爱情故事的小说，最终落脚点却是人的精神信仰问题。

我想，这才是引起共鸣的要点。在当代小说里，爱情，不仅仅只是爱情，它和传统文学，和当代艺术，在这一点上，就有了明确的分野。